

状元故里觅诗魂

——首届吴鲁文化季征文作品选

主办单位:中共晋江委员会、池店镇人民政府、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晋江经济报社

拳拳赤子心,殷殷爱国情

——读吴鲁诗集《百哀诗》

叶逢平

提及吴鲁,宛如遥望夜空中的星辰,闪烁着令人钦佩的正气之光。作为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,吴鲁以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忧国忧民的思想,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,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。尤其是《百哀诗》的传世,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,一窥那个纷繁复杂而又哀伤遍野的乱世。一个爱国诗人,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京城、义和团抗击外国军队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外交,悲愤与苦闷之余,拿起笔写下诗,字字带血,句句含泪。他的内心深爱着自己的国土和人民,尽管国土正遭受铁蹄践踏,人民蒙受苦难。这个时候,唯有文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,唯有诗行能把内心的哀和痛呈现出来。

诗集取名《百哀诗》,分上下两卷。上卷存诗45首,下卷存诗111首,合在一起156首。百哀之意,每一首诗皆在哀愤八国联军的暴行,皆在哀叹清廷丧权辱国、腐败无能的丑相。吴鲁是积极入世的,从这一点上,可以看出,他是一个浩然正气存胸的诗人。他不逃避、不隐居,直面现实,直击现场。

《百哀诗》从另一个角度看,其不仅仅是一本诗集,更是一本记录当时社会现状的笔记。它用诗歌的形式,记录了晚清中国贫败落后的社会现状。也难怪《百哀诗》会被史学家称为“庚子事变”的“第一手史料”,那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当时的诗人和文人中少有的,那针砭时弊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。吴鲁是晋江池店钱头村人走出去的杰出代表。考上状元,说明他才气过人。而写下《百哀诗》传世,他让才气化为傲气、傲骨、爱国之情,绵延在文字中,就是一个中国人顶天立地的明证。

开篇的《义和团》一诗,道尽了当时百姓走投无路的惨状,以及他们争相参加义和团、“扶清灭洋”的过程。“民怨如沸腾,凡事有缘故。昏蒙淡水令,虐民等犬豕”始念在仇官,鼠窜伏闾里“”煜煜树旒靡,灭洋标宗旨”“蔓延偏京畿,皆迷入骨髓。尊为师父兄,途途拜拜跪。须臾举国狂,无分退与逃”……在《毁铁路》《毁教堂》《杀教民》《毁正阳门城楼》等诗中,我们可以看到,诗人秉着一颗真心,如实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形态。对于义和团的这种行为,诗人极为客观地描写。在痛斥八国联军肆虐的暴行同时,他对义和团这支队伍将会走向何方,充满了担忧。

一方面,义和团拼命杀敌,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,战斗极为惨烈;另一方面,清政府从上到下人心混乱,有的朝廷命官成了汉奸,有的成了假洋鬼子,有的在观望。许多清兵即便投入战斗,抗击外国军队,战斗力也极弱,基本上是一触即溃。

整个上卷的45首诗,诗人详述了义和团斗争、壮大、发展、溃败的过程。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有多悲壮,后面八国联军的报复就有多残忍。下卷的111首诗,写清廷与洋人议和后的社会状态。这个时候,国无尊严,民无保障。一首首诗读完,顿觉诗人在诗集序言中所写:“庚子拳匪之变,余困处都城,闻见之间,有足哀者。愤时感事,成诗百余首,命曰《百哀诗》。”这段话,可谓道出诗人在悲愤愤慨之下创作《百哀诗》的缘故。

《拉炮车》一诗,诗人记录:“内阁某被洋兵捉去,勒令由彰仪门外拉炮车赴琉璃厂。”让一个堂堂的内阁大臣去给洋人拉炮车,可见当时的皇朝已经名存实亡。诗人慨叹:“以人代马驭为虐,况乃堂堂中朝官。”不仅当官的受侮辱,普通老百姓更是难逃一劫。洋人四处抓苦役,让百姓做苦工,或挑水,或洗衣,或擦炮,根本不把国人当人看。《无米行》写城中断粮,诗人无以聊生。即便如此,“杜陵诗编手一卷,再历饿乡入睡乡”——诗人饿过头了,读着杜甫的诗睡过去。想当年,杜甫写“三吏三别”,写的是一种诗人的悲悯情怀。而吴鲁留《百哀诗》传世,则把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度,写出了更悲的世道,乃至哀痛到人的骨髓。诗人就像一粒尘埃,在乱世之中翻滚、飘荡。其实这个时候,诗人的内心已经很少顾及个人的感受了,他更多的是关心政治的异化,关心百姓的生存,忧国忧民的心态跃然纸上。

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此时的吴鲁,已经出离的愤怒。他以诗歌为刀、为枪,刀砍那些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之人,枪中的子弹射向的也是当时昏暗的政治。慈禧太后西逃,那狼狈不堪的丑态也被诗人在《百哀诗》中记录并无情地予以奚落。因为心中装着整个国家,他的内心才会痛;因为心中装着黎民百姓,他的心中才会哀。有评论家说:“从吴鲁留给后人的遗产中,《百哀诗》最直接体现着他高尚的情操、朴实的心灵。”在这些诗篇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余温和个人跌宕的情感,充盈着正气,看到诗人性情的一面、义愤的一面、普通人真实的一面。他站在大众之中,痛斥侵略者的残忍兽行,鞭挞当权者的昏聩无能,警醒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”我觉得这段话,评论得恰如其分。作为一个诗人,在吴鲁的诗歌中,我能够找到共情的一面——那就是,站在正义正气的立场上,不图流芳百世,只求无愧我心。

(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泉州文学》编委、惠安县文联副主席)



春光烂漫 陈巧玲 摄

阳春三月

雷海红



行走

深沪运伙村的公园里有亭,有木栈道,有假山,有健身器材,为附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好去处。走过曲折的木制台阶,与一柳树撞了个满怀。也许是这棵树的位置处在风口,柳枝发芽比其他几处的都迟,只有一两条柳枝上长出了嫩叶和花朵。看着眼前的柳树,不禁想到贺知章的《咏柳》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木制小桥上,人工湖湖水清澈见底。但见几只锦鲤在水中游来游去,好不惬意。在栈道的另一头,两棵千层金用它们明亮的颜色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千层金是优良的彩叶树种,常用作树篱或屏障,现在多为观赏用途。密密匝匝的枝条和叶子,层次

分明的颜色,让它与别的树比起来,显得独树一帜。人工湖边栽种各种花草,其中的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。

移步换景,我走到了公园的另一个区域。一大片草坪上,鬼针草和黄鹌菜竞相开放。鬼针草的白和黄鹌菜的黄,让草地多了一分不可多得色彩。这里依然有亭、有湖,还有横吹牧笛、骑着黄牛牧童的牧童雕像。湖水溢出来,流过鹅卵石铺成的小溪。湖水和小溪都很浅,清澈见底,一群群小鱼小虾在水中游来游去。睡莲还未醒来,去年留下的叶柄插入水中,像一根根折断的钢筋。此处的柳树已经披上了绿装,细细的柳枝在三月的春风中轻轻飘荡。

逛了一圈,末了,我去停车场开车。暮地一抬头,紫色的牵牛花又给我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在一片茂密的荔枝林边上,几朵牵牛花攀在荔枝树的树枝上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菜园子边上的牵牛花,明媚而灿烂。

三月春光无限好,可谓处处是美景、处处是花朵。春天因花朵而美丽,花朵因春天而尽情绽放。

燕南归

子安



亲情

中学时总嫌这药膳味苦,如今却在异乡的凌晨三点馋得辗转难眠。

晚饭的时候,母亲非要把我的碗堆成小山。她夹菜的姿势还像给客人布菜,筷尖悬在半空,犹豫再三后,最后还是把姜母鸭放进我碗里,说了句:“趁热吃。”这话从前是待客用的。我捏着筷子的手顿了顿,鸭肉在齿间渗出微辣的姜母味。窗外的芭蕉叶沙沙响,十年前我离家的清晨,母亲也是这样把卤蛋和肉粽塞进我的行李箱,蕉叶上滚着隔夜的雨珠。

今晚夜雨来得急,把屋檐上的滴水盆洗得发亮。我蜷在儿时的雕花眠床上,听见母亲在隔壁窸窣穿地更衣裳。樟木箱里整整齐齐码着红肚兜、抓周用的银锁,最底下压着小学的作业本,母亲用塑料袋裹了三层。雨点敲着瓦片

像在数豆子,恍惚又回到那些被她逼着写毛笔字的黄昏,砚台里总混着我的眼泪。

天井积了水,倒映着破碎的月亮。母亲执意要给我装刚摘的蔬菜,粗粝的麻袋蹭过手背,忽然发现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。十年前我嫌这土腥味,如今却觉得这味道比香水更叫人安心。装好的麻袋搁在门边,和那些晒干的鼠曲草、风姜堆在一处,像座小小的告别山丘。

回城那日,母亲把平安符塞进我口袋,符角还带着体温。车子启动时,她突然追着车跑了几步,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起来,像是要飞走的燕子。后视镜里的人影越来越小,最终化作黛色山峦间的一点墨迹。

高速路旁的旱山樱开得正艳,血色的花瓣砸在车窗上。手机振了振,是母亲发来的语音:“你房间的枕头晒过日头咯……”背景音乐里依稀能听见燕子啾啾,想来是南归的候鸟重又认得了旧巢。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,忽然尝到咸涩的味道——原来这趟归来,连眼泪都成了寄居他乡的雨水。



脸谱

女人如花花似梦

蔡冬菊

在三月和煦的春风里,一场五彩缤纷的春日宴,正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

她,是这场春日宴中的女主,以油菜花一般明艳的生机,悄然绽放在角落里。每次班级举行活动时,她总会带着一脸笑意,像云朵一样轻盈地出现在孩子们面前。看着教室里那位笑得跟她一样甜的小女孩,我就猜到了她的身份。

这是一位年轻的妈妈,是一位拥有“好”字的漂亮妈妈。她平日里的工作很忙,经常要到夜晚才有空回信息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忙人,却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,来学校参加班里举行的每一次活动。望着她那双宠溺地盯着自己女儿的眼睛,我读出了她眼中的光——那是母爱的光,一闪一闪的,就像阳光下的油菜花,美得很。

她,也是这场春日宴中的另一位女主。她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儿女,也是一位整日忙得晕头转向的好妈妈。白天上班时,她总是一丝不苟地伏案工作;晚上回到家后,她便化身“超人妈妈”,既要抽空为学业繁重的大儿子送爱心餐,又要兼顾刚进入小学不久的小女儿。每次中午,看到她背靠椅子闭目养神的疲惫相,我都会暗自窃喜:幸好自己没有生二胎。可当我看到她提起自家两个宝贝时,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幸福及满足,心里却很是羡慕她,有一件贴心的小棉袄可以时刻温暖着自己。她,就像那纯洁的白玉兰,总要淋点雨,才能倍显精神。我更希望她能像那高贵的紫玉兰,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外,也要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,要么就美得不可方物,要么就活得潇洒干脆,多留点时间给自己。

她,也是这场春日宴中的女主之一。她有一个宝贝儿子,已经在上大学了。没有儿子在身边绕膝的她,生活不知道过得有多滋润。工作时就认真以待,下班后就做回自己。读书、听音乐、追追剧、写写文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就是惬意人生。把生活打扮得多姿多彩,经常为书柜增添一些新面孔,为衣柜添置几抹色彩,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好日子;她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。儿子听话,先生宠她,婆婆疼她,姐妹关心她。我常想,她上辈子该是修了多少福,才能把生活过得这么顺风顺水。想起儿子老是嫌弃她的“傻白甜”,却又羡慕她能过上这么有滋有味的生活,她就觉得自己也是挺不容易的。想当年,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带娃,这一带就是十几年。这期间多少艰难困苦,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感同身受的。还好,一切都挺过来了。如今的老,就是满园春色里最艳的那枝桃花,哪怕岁月老去,她也不减年轻时的活力与朝气。

我在三月的雨里,聆听一朵朵女人花的故事。她们,是这三月里最美的花;她们,都有对人生不同的梦。生活,因为她们而变得绚烂多彩。



花语

故乡的蔷薇

周广玲

春天来了,合欢树尚未披上新绿,而墙角那丛蔷薇却已繁花似锦,绚烂至极。它们或缠绕于古朴的篱笆之上,或依偎在老屋斑驳的墙角,淡粉色的花朵如瀑布般自青灰的瓦檐倾泻,犹如天际洒落的一抹胭脂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浅红。这抹色彩总令我迷离,恍若望见故乡老屋的砖墙上,也悬挂着这样一匹流动的绮丽绸缎。

爷爷在竹椅上轻敲烟杆,发出细微的声响,檐下的蔷薇便似乎知晓了绽放的信号。故乡的春雨绵绵不绝,花瓣在细雨的滋润下悄然膨胀,直至某个明媚的晴日,猛然间“噗”地盛开,惊得廊下的家燕掠过花枝,留下一抹轻盈的剪影。蔷薇的花朵虽小,却密布枝头,粉的、白的、红的,交织着淡淡的芬芳,勾勒出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。

有一年春日,雨水尤为丰沛,那年的蔷薇也开得狂野。蔷薇抽枝之时,红砖墙逐渐被羽状复叶所覆盖,那油亮的绿意在春雨的洗礼下愈发鲜亮,叶脉间鼓胀着暗红的芽苞,密密匝匝地遮蔽了老家的整面墙壁。粉白、浅红、深绛,重重叠叠,压弯了枝条。母亲采摘下最为繁盛的花朵,与新碾的糯米粉一同蒸糕。蒸笼中升腾的热气携带着甜香,那是故乡独有的韵味,清新而又亲切。

花香,是故乡蔷薇赋予我最深刻的印记。那是一种淡雅而深邃的气息。它不张扬,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渗透你的每一次呼吸,让你沉醉其中,难以忘怀。每当夜幕降临,月光倾洒在这片蔷薇花海之上,那香气似乎更加醇厚,伴随着偶尔传来的虫鸣,让人在梦中也能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美好。

岁月悠悠,故乡的蔷薇依旧年复一年地绽放,而我,却已渐行渐远。每当异乡的春风拂面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忆起故乡的那些蔷薇,忆起它们在晨光中的摇曳生姿,在月光下的低语呢喃,以及那份无论身在何方都无法割舍的乡愁。

去年回乡,只见老屋已翻新为民宿,墙角的蔷薇依旧,只是不锈钢花架替代了往昔。年轻店主抱怨这花木易生虫害,不及月季易于打理。我轻抚叶片背面的细小蚜虫,恍然明白母亲当年为何总在晨露未散时捉虫——含着夜气的虫子最为温顺,轻轻一掸便应手而落。前日漫步花市,偶遇有人售卖老桩蔷薇。手指滑过皴裂的枝干,触碰到岁月修剪留下的凸起圆疤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母亲立于旧时光之中,蓝布衫随风鼓荡,扬起漫天花雨。

如今,我的窗台也摆放着一盆蔷薇。它虽无法展现出故乡老家墙头的磅礴气势,却在某个雨夜悄然攀上窗棂。夜雨敲打玻璃的声音,宛如童年老屋檐下的铜铃轻响。我蓦然领悟,乡愁原是一株宿根的蔷薇,即便主茎被截断,那些细小的不定根仍在记忆的缝隙里默默生长,静待某个春天破土而出,将异乡的月亮也染上故乡的色彩。



雨韵 颜英婷 摄



人文 晋江

烟雨五店市

徐茅蔚

一阵突如其来大雨,织就一幅朦胧的幔帐,让五店市这座由132栋闽南古厝组成的“晋江城市客厅”,从喧嚣中悄然隐身,在春雾中化作一幅淡墨的山水画,每一块“皇官起”的红砖都焕发出古朴温润的色泽。脚踏五店市的石板路,鞋底与湿漉漉的石板碰撞,发出清脆的声响,在小巷中悠悠回荡。燕尾脊在烟雨里若隐若现,高高翘起的檐角,仿佛要冲破这雨雾的束缚,飞向遥远的天际,又像是在向人们展示着闽南“皇官起”建筑独有的灵动与优雅。每一块红砖,都被雨水洗刷得愈发鲜艳,那深深浅浅的红,是岁月留下的吻痕,镌刻着往昔的繁华与落漠。

漫步在五店市的街巷,雨滴顺着屋檐滑落,砸在青石板上,溅起小小的水花,仿佛是古厝在轻声低吟,诉说着那些被尘封在岁月深处的腐流。两侧墙壁上的藤蔓开始萌发绿意,叶片上挂着晶莹的水珠,宛若串串珍珠,在微光中闪烁。偶尔有几枝炮仗花从墙头探出脑袋,在雨中肆意绽放,那亮丽的黄

与这清冷的雨点形成鲜明的对比,为这烟雨朦胧的世界添了一抹明艳的色彩。

转过庄氏家庙斑驳的墙壁,忽见中西合璧的番仔楼静立雨中。巴洛克式廊柱托着闽南红瓦,雕花铁栏缠着藤萝新绿,西洋玻璃映着滴水兽的倒影。二楼的雕花木窗半开,南音琵琶声与咖啡机的嗡鸣在雨帘中交织,惊飞了檐下避雨的鸟雀。流逝的时光与闽南文化的根系,竟在雨幕里交融得如此和谐。

走进一家茶馆避雨,找一处临窗的位置坐下。茶馆里,几位游客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,那些天南地北的口音,汇合在一起,别有一番情趣。泡上一杯老家的武夷岩茶,热气腾腾的茶汤,在杯中翻涌。轻抿一口,岩骨花香四溢,入口苦涩后,立即泛着丝丝甘甜,恰似人生的滋味,在这烟雨朦胧中愈发悠长。透过模糊的窗玻璃,看着蔡氏宗祠门前被淋湿的石狮,那些过往的人和事,都化作梁间燕巢的新泥,在茶香里沉淀出琥珀色的光阴。

骤雨初歇,天边泛起一抹淡淡的霞光,给五店市镀上了一层金边。走出茶馆,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以及那混杂着雨水、青草和茶香气息的味道。游客们又开始兴奋地穿梭在古厝之间,感受着这个繁华闹市中传统街区的独特魅力。此时的五店市,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

夜幕降临,灯笼在雨帘中次第亮起,那些雕着牡丹与锦鲤的窗棂,此刻成了投射在雨幕上的皮影,演绎着永不落幕的市井长卷。石板路一侧,戏台上正上演高甲戏,圆润独特的戏腔混着雨打芭蕉的节奏,将这座活着的博物馆,演绎成闽南人血脉里共同流动的乡愁。

在这烟雨五店市里,时间也放慢了脚步。红砖墙上晃动着咖啡馆的暖光倒影,石敢当在霓虹里沉默如偶,新绽的串钱柳与百年古榕在雨声中交换年轮的秘密。当最后一位游客收起雨伞,整座街区便化作浮在时光之河上的船,载着唐宋时的炊烟、明清时的商旅与今人的足音,向着下一个千年跋涉前行……